

生活

风从故乡来

太湖西岸，竺山以西，有一座古老而又美丽的千年古镇，即周铁镇。

我生于斯，长于斯，脑海深处，留下了许多关于故乡老街的难忘记忆。

记忆如风，轻轻地来，悄悄地去，带着游子无限的爱恋与遥远的思念。

周铁桥

这是一座充满人文色彩的桥。

该桥由全花岗岩巨石砌筑，箱梁框架结构，是镇上最古、最大、最长的桥。它横跨横塘河上，方便一代又一代的周铁人两岸来往。

桥的得名，有周朝“铁官说”，还有“铁匠捐赠说”。

多少年来，周铁桥与周铁人相生相伴，桥上桥下形成独特的风景。

以前，每到汛期，因桥下水流湍急，南北形成尺余落差，北面逆流南上的船只行驶困难，所以常出现撑篙摇橹加拉纤的场景，有时甚至有数十民众帮船家拉纤，甚至用“绞关”拉船。

每至夏日傍晚，桥栏上坐满了乘凉的人。他们摇着扇子，或嚼着蚕豆，或嗑着瓜子，东说阳山西说海，天南地北侃大山；或指着城隍庙的大白果树上空群飞群舞的“蠓虱子”，为是虫群还是冒烟而争论不休。

桥是我们这帮“小皮精”玩水的天堂，或从桥上跳水，或在水中打水仗，或不顾挨骂挨打“吊轮船”，调皮快活的笑声伴着轮船的马达声穿过桥洞，飘散在横塘河上空……

家齐是我的世邻，我们从小生活在一起，现今都已步入老年，当我们谈起周铁桥的前世今生，依然历历如昨。

周铁桥，跨越千年的桥，写满沧桑的桥，也是连接故乡与游子心灵的桥。

东沿河

横塘河穿镇而过，周铁桥横跨东西，连接东街与小街。两岸人家枕河而居，河上帆船船队而过，呈现一派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景象。向东街向北，下桥埠便入东沿河。

东沿河有一座清代建筑“古帆轩交易行”，是当年马山杨梅，淡上大米、蔬菜和“太湖三白”交易的集散地。旁边，即是古镇通向外界唯一的那个轮船码头。每天，太湖渔船在这里云集，通往常州、无锡、宜兴等地的货运班船在这里接驳，“啪啪啪”的马达声不绝于耳。

我的青少年时代，曾经常同母亲乘班船到分水墩，上岸后步行八里多去看望在武进漕桥振声中学任教的父亲；高中毕业前夕，我亦曾乘班船到宜兴城里参加体检，

顺便看望在城里读书的二哥；考上大学后，每逢寒暑假，我便乘班船来回于无锡与周铁之间，备尝与亲人聚散的人间甘苦。

这里，是我一生中记忆最深刻、感受最丰富的地方之一。它为我认识并走向外面的世界、追求更精彩的人生，打开了另一扇窗。

尹家三代

周铁多人，尹瘦石是其中佼佼者之一。我关注尹瘦石故居与他父亲有关。我记得东街路北、近十字街头有个理发店，尹家在店后，须从店门出入。

当年，尹瘦石父亲在镇上是名人，大家称他“尹代表”，可见居民对他的尊重。我那时曾为领粮票、布票、煤球票等，到尹代表家里去过几次。里面虽有个天井，还有花坛，但只觉得光线很暗。

尹瘦石就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下生活长大，然后外出闯荡，最终成为杰出的书画家。

瘦石儿子汉胤，在中国作家协会从事文学创作及文学学会工作。2022年年初，我通过微信，将我创作的以尹瘦石为主角的《古银杏树下那位银发老人》一文发给他，引起他的关注。当年9月，应FM96.1宜兴交通台与宜兴市博物馆联合举办“名人后裔说名人”节目的邀请，汉胤以“我的父亲尹瘦石”为题，讲述他父亲的故事，其中特别提到父亲将古银杏树绘入《乡情》这幅画作的经过，以及画作所寄寓的思乡之情。

尹瘦石一生擅画，却很少作诗。我在汉胤给我的节目讲话稿中意外发现了尹老曾经写过一首七律。诗篇如下：

融乐天伦忆青城，
厄运无端风雨生。
阿爷穹荒遭贬谪，
祖孙陋巷依怜情。
任怨旧梦尘缘断，
却喜文章落笔成。
三世一门三骏骨，
奋蹄飞翼好长征。

一九九四年五月廿一日
胤儿四十感怀瘦石

这是尹瘦石先生在儿子尹汉胤四十岁时写给他的一首诗。通过这首诗，可以看到尹老遭受磨难后的豁达胸怀和坚定信念。尹老善画，留诗不多，因此这首诗

对了解尹老的思想性格就显得特别重要。

为准确识读这首诗，我通过微信求证汉胤。汉胤不仅肯定了读诗，而且对重要词语作了精当诠释，让我更深入地理解了尹瘦石先生的崇高品质和博大精神。

尹代表、尹瘦石、尹汉胤，“三代一门三骏骨”，在古训传为美谈。

闵家场

北街有一条狭窄的巷弄，向东走出弄堂北拐，一宽大的场地扑入眼帘，它便是隐居老街的闵家场。

闵家场东南西都是白墙黛瓦人家，唯独朝北面河，而且近河有一个高高的土小墩。我小时，常爬坡上去玩耍、看风景。玩累了，便小心翼翼沿坡滑下。这里，是我儿时登高的乐园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在那个火炼钢铁时代，闵家场中央竖起了小高炉，炉火旺旺。矿石堆在竺西中学操场上，还夹杂有镇上人家捐来的废铜烂铁。我当时正读高中，参加了公社文化站组织的宣传队，五六个人，敲锣打鼓到各处宣传，很积极。晚上就住在闵家场南面的一幢二层楼上。高音喇叭对着闵家场，同小高炉一样，日夜不歇。晚上，我们便随夜班工人到东街饭店吃夜饭。吃完已是深夜，大家很兴奋，竟没有一丝睡意。就这样，我们在闵家场，度过了一段火热的岁月。

大园里

古镇南街其实称不上街道，我印象中它只不过是一条弄堂。弄堂的尽头是条小河，河外是大片农田。河上是镇上人家，其中有一个大园子，人称“大园里”。

那时我并不知道，这里是鼎鼎有名的沙彦楷故居。后来读到同乡作家乐心《沙彦楷有风骨的传奇人生》一文，才知道这里曾住过这么一位名声响亮的大人物。

沙彦楷究竟给故乡带来多大荣耀？乐心在文中作了详细记述，让我了解了他的不凡的传奇人生。他曾抗议曹锟贿选，愤然辞职回乡侍奉老母；他在上海当律师时，为营救沈钧儒、邹韬奋等救国会“七君子”挺身而出进行辩护，伸张正义；他为了创办宜兴完全中学，聘请了宜兴乡贤任凤苞、贾士毅等实力派筹集资金，组织董事会，先后为建设公立宜兴中学、私立精一中学、私立登辉中学以及自己家乡的私立

竺西中学等奔走，不愧为宜兴现代教育的开拓者之一。

这样一位名人值得后人尊敬与纪念。近来，乐心在给我的微信中提到镇上筹建沙彦楷故居一事，且再次提及关于储南强女儿储烟水代父书写的沙彦楷母亲孙太夫人“懿德碑”，并发图于我。碑中称储沙二人是“平生故里第一交好”，并盛赞沙母言传身教，悉心培养沙彦楷长大成才。此碑甚为珍贵，现存于无锡陆姓收藏家手里。

我为乐心对故乡执着的关爱肃然起敬，信息来之不易。我们都有能让这块“懿德碑”重回故里的想法，让它作为历史文物，得到永久保存。

这个心愿，期待不久的将来，能够实现。

书香门第

我的老家就在西街，邻近毕氏祠堂。百年老屋，坐北朝南，木板门窗，青砖铺地，世世代代在这里演绎兴衰交替。现在，我已至耄耋之年，成为老家的大辈。

父亲精心设计的诗与照片，同停摆的时钟一道，永远留在了老屋小楼的东墙上。

我父亲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曾在武进漕桥振声中学任教。退休后，父亲喜爱写诗，曾留下一本自制的封面发黄的诗集。《结婚颂》是他给儿孙最后的也是他最得意的作品。

结婚颂

风雨同舟六五年，
白头偕老称心愿。
儿孙绕膝承欢笑，
四世同堂福寿全。

我每次回老家探亲，都要上楼面壁而立，默默读着亡父的这首遗诗，不由思如潮涌，百感交集。

在生活十分拮据的年代，父母含辛茹苦抚育子女，供我们读书立业。父亲赴武进漕桥振声中学任教后，让大哥接手管理西新书店，送姐姐远赴哈尔滨读航空技校；接着，又培养二哥考上南京工学院（现为东南大学），第二年，鼓励我考南京师范学院（现为南京师范大学），进大学读书。而最让父亲称心如愿的是，我儿子继承家业，从南师毕业，我们父子先后当了教师，接了他的班。祖孙三代，以教师为业，这在周铁，也是少有的家庭，父亲为之而感到骄傲。

“儿孙绕膝承欢笑”，是他一生经历动荡生活后，安居在家乡老屋欢度晚年的真实写照。

仁立于此，我似乎闻到了漫溢小楼的幽幽书香。

家族祠堂

毕、陆、杨、沙，被称为周铁四大家族，毕家位居首位。

毕姓分居古镇各处，其中西街是毕姓家族的聚居地。西街口原有围墙，人墙门第一家便是镇上唯一的家族祠堂，即“毕家祠堂”。祠堂前有很大的照壁，门口有两个石狮子蹲守，进门有高达半身的护槛。整个祠堂建筑共两进。第一进为过道，两边侧厢；中间是明堂，十分宽敞，左边是口老井，右边是棵古树。第二进为厅堂，两边侧厢。厅堂后有露天小院，种植芭蕉、常青树之类。

我小时候经常到祠堂门口骑在石狮子身上玩耍。因门槛高大，跨不进去，往里看，只觉得空旷肃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祠堂已经衰落。后来祠堂划归中学，成为教工宿舍，从此再也没有昔日的庄严肃穆。

多年来，我打听宗谱，寻觅名人，但没有线索。清代著名书画家毕臣周，据乐心介绍，他原姓周，母亲周铁人，远嫁浙江湖州。因舅父膝下无子，他自湖州过嗣周铁舅父膝下，改姓毕。原叫毕承周，意思是

虽姓毕，但承载着周姓血脉。因外姓过嗣不入宗谱，背地里叫他“野猫”，所以他改为毕臣周。虽舅父家很富有，但他很孤独，所以他曾画过一幅画，题诗：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故号“笠渔”。

不久前，朋友向我打听毕家祠堂的具体方位。我凭记忆画了个草图，且标注“立此存照”，希冀后人承续先志，耕读传家，光宗耀祖，重振族风。

竺西图书馆

老街多明清建筑，但曾有一幢气宇轩昂的二层西式大楼，坐落在西街外的周铁中学校园内，是上世纪古镇的明星建筑。近来，“周铁桥头人”群里许多老乡追寻当年周铁公共图书馆（也称竺西图书馆）的下落，才知道它的前世今生。

群众竺小老回忆说，周铁公共图书馆是在民国年间，周铁镇以闵家场荒地卖了两千多银元，另外由地方士绅商店老板募捐，在周铁西街外建起来的，它是五开间西式楼房，里面的书与设施都是地方上捐建的。上世纪40年代，县文教员还派了两位管理员前来负责管理。大楼阳台前住西六七米有一纪念塔，上面竖有三块功德碑，记载着捐建者的姓名。当年我曾与童年伙伴爬到塔上去看上面的字，我视力不好，看不大清，只知道三块碑分别是汪寿保、程西民、汪兆生三位老先生写的。这三人都我的邻居。

群众听声回忆说，五开间的西式楼房，正中北侧的阳台由四根水门汀圆柱擎挺着。地面是红色碎花磨卵石，非常光滑。走过阳台，偏西是较宽阔的木质楼梯，楼梯扶手滑溜讲究，攀着它可登上二楼。整体建筑大气，先辈们当年的创新创业精神，值得后人怀念。

群众李锡芬回忆说，此图书馆后来移作他用，一度作为周铁中学教师办公室，1984年前后才拆掉了这幢楼。

接着，天健、明明、王淑萍、张菊芳等相继翻出记忆深处的一页，描绘以楼房为中心的周边假山小池、民众戏院、民众茶社以及民众体育场等等。

无疑，这里应是周铁镇当年民众活动的文体中心。

老乡们的热议，让大家重新回到那个难忘的读书时代。遗憾的是，这幢含有厚重文化价值的历史遗存没有被保留下来，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记录它的非凡样貌。

我想，这座建于民国时代的西式楼房，体现了筹建者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的智慧，是古镇一批先行者思想觉醒的见证。虽然被拆甚是可惜，但它精神不灭，永远留在了父老乡亲美好的记忆里。

张振强是周铁章茂人，原无锡市城建档案馆馆长，他夫人王淑萍毕业于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。他们虽居住无锡，但心系家乡。“周铁桥头人”群关于周铁公共图书馆的热议引起他们极大的关注。振强以自己的职业习惯一头钻进网络和故纸堆，终于在民国22年3月出版的《上海《光华附中》（半月刊），刊登有张振强撰写的《竺西图书馆记》。

该期刊由国学大师、书法章草大家王遽常题写刊名，同期还刊有徐志摩题墨，并入选“全国报刊索引”大型数据库，可见其非凡地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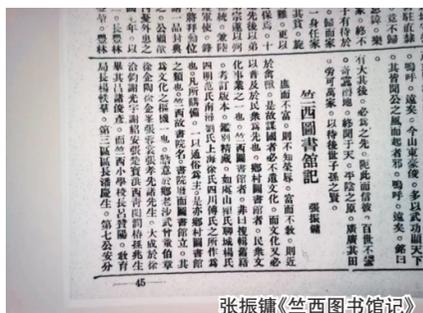
竺小老据棠下崇本堂张氏家谱记载，进一步证实振强是字，姓名应是张毅铭，是炳泉长子，六房三十一世孙，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、光华大学国学讲师，后任湖南师范大学国学教授，生于光绪21年，卒缺。

张振强不无感慨地说，张振强的成就是多方面的，他著有中国文学史方面的多部著作，是钱基博的学生，与钱钟书是好朋友。应该是个文学或国学方面的前辈大家，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大师远去的背影渐渐模糊了。



宜兴市文物保护单位
沙彦楷故居

沙彦楷故居



张振强《竺西图书馆记》



周铁老街